





第三四五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資治通鑑後編(四)

清徐乾學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七

九三

宋紀一百四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清康熙二年正月畫著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諱祿太祖十一世孫
嗣榮王與尚理宗母弟

生於絕無病榮仰初榮
人全氏夢祥言帝命大孫然非汝家
所有嗣榮生夫人錢氏夢日光熙東室是夕齊
國大人黃衣赤帶神人米衣拂一龍懶懷中已
而有蝶及生室有光之歲始言言必合度理
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馬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七

祐六年十月賜名孟懿以皇姪入內小學九年

正月封益國公十一年正月改賜名致進封建

安郡王寶祐元年正月改賜今名進封永嘉郡

王二年十月追封忠王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

太子

為皇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李金趙

河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二月辛丑朔官軍與

蒙古元帥安圖戰於鈞魚山而敗沒戰船百四十六艘

甲辰蒙古初立宮闈局 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

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丁己蒙古主如上都 庚申

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

端明殿學士王爚僉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并六部

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戶工仍各為一部 甲

子蒙古以蒙古人充各路遠嚕噶齊漢人充總管回

人充同知承為定制 蒙古以同知東平路宣慰使寶

欽定四庫全書

哈丹為平章政事山東廉訪使 王晉參知政事 蒙古

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

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諸三

禪會 三月甲申葬太行皇帝於永穆陵 丁亥蒙古

勅邊軍習水戰屯田 乙未蒙古罷南北五市括民間

南貸官給其直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

公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

名朝臣皆稱為周公山陵事竣似道徑棄官還越而密

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駁議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

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

舊制節出撤闥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駁

歎 五月庚寅蒙古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遣重者聞奏 乙巳追命史彌遠為公忠翊運定策

元勳 閏月乙巳以久雨京城減直糴米三萬石自是

米價高即發廩平難以為常 丁未發錢二十萬贍在京小民二十萬賜殿步馬司軍人二萬三千賜宿衛自

是行慶恤災或遇霪雨雪寒咸賜如上數 癸丑以江

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馬廷鸞

食書樞密院事 癸亥蒙古移秦蜀行省于興元 丁

卯蒙古詔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戶數繁庶且當衝要者不須改併其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附郭縣止令

州府官兼領於是併省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六月

乙酉名先帝御製閣曰顯文置學士待制等官 秋七

月丁酉初命廸功郎鄧道為韶州相江院山長主祀先儒周博頤 辛酉蒙古益都大蝗饑命減價難官粟以賑 癸亥以諒陰命宰執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

出身 八月己卯蒙古諸宰執皆罷以安圖為中書右

丞相巴延為左丞相安童時年二十一巴延巴林部人父曉古台世襲其部左千戶從宗王錫刺烏開西域巴延因長於西域至元初錫刺烏遣入奏事蒙古主見其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七

貌偉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益賢之勑安圖以女弟妻之曰為巴延婦不慙爾氏矣至是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 蒙古元帥阿珠率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遂戰皆死之詔各官其一子 戊子蒙古主歸自上都 九月庚子蒙古皇孫特穆爾生燕王真金子也母鴻吉哩氏 士子命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之

賢能者各上其名錄用 廉申吏部侍郎李常上大事

曰崇廉恥嚴鄉舉擇守令黜貪污獄任儒師修役法先是蒙古主以安圖幼未更事召許衡於懷孟楊誠

於益都俾議中書省事及衡至陳時務五事其一曰考

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厯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七

蜀漢食熟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一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

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

取而以匕取乎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

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

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

失莫為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

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

官為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心因先王之道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七
清江通鑑後編

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話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

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

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

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

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

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

地而娛之也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

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

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

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

無持循奸人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

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

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一行必

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幸於愛不敬於憎不因於喜不

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然又有衆寡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七
清江通鑑後編

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

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

其不見欺也難矣故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

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

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

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妄譽之使愛本無可

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

必為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奪者未必有罪以至賞之罰

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奸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七

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其四曰今國家徒知欲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

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情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八

志也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士不安於單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

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蒙古主嘉納之衡每見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世罕得聞十一月乙未皇少保保寧節度使致仕乃裕卒贈少傅追封臨川郡王辛丑以禮部尚書留夢炎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庚午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及刑部所掌事干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六

人命尚書嚴思乾年少宜選老於刑名者為之又請罷北京行中書省別立宣慰司以控制東北州郡並從之己丑蒙古瀆山大玉海成勅置廣寒殿

二年春正月壬子蒙古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哈瑪特為使癸丑參知政事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披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

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懶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二月丙寅蒙古以廉希範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復為中書左丞史天澤為樞密院副使癸未蒙古主如上都甲申蒙古罷西夏行省立宣慰司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三月乙巳詔郡守兩年為任方別授官夏四月丁卯蒙古五山珍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七

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壬午參知政事姚希得罷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道在脩德後世林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帝嘉納之五月丙午蒙古詔凡良田為僧所據者聽蒙古人分墾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尚書包恢食書然知隆興府時有母懇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

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誣以不孝
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
託夫忌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
之使人遞置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
江先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閑而飲
者外戚近習耳六月丁卯蒙古封皇子南穆哈為北

平王丙子蒙古立漕運司戊寅蒙古命山東統軍
副使王仲仁督造戰船于汴壬午以衢州饑命守令

勸分諸藩卽發廩助之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伯
玉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費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
保幼穉良心詔從之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卽聞之召見問曰
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士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
李乃所親覩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
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
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

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
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議政蒙古主問德
輝曰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
食之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
麤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盡之則
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
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
飲以毒天下使民如蹈水火其為害益尤甚也丙午
蒙古遣使祀五嶽四瀆八月癸亥蒙古賜丞相巴延
第一區丁卯蒙古遣兵部侍郎黑達禮部侍郎殷弘
使日本賜書通問結好詔高麗導使至其國九月戊
午蒙古主歸自上都冬十月丁丑蒙古太廟成丞相
安圖已死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增祀四世各廟神主
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議蒙古主命平章政
事趙璧等集羣臣議定烈祖太祖太宗珠齊察哈岱睿
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壬午蒙古命制國用司造神臂

弓十張矢六萬 十一月辛卯蒙古初給京府州縣官吏俸及職田 戊戌蒙古瀕御河立漕倉丁未蒙古平章政事宋子貞致仕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有不便於民者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尋卒

辛亥蒙古以呼圖塔爾為中書左丞相蒙古詔禁天

文圖識等書

乙卯少師致仕趙葵卒謚忠靖 十二

月辛酉蒙古改四川行樞密院為行中書省以薩達齊伊鼐岱爾等食行中書省事 丙戌上先帝謚曰建道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七

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蒙古都水少監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惟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古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京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派水突入之患蒙古主善之丁亥命鑿金口導盧溝水

以漕西山木石初 蒙古使者郝經在真州嘗上表於帝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欺兵誤國皆數上書於帝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至是凡七年從者憲闢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

六年處別館

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 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

事知慶元軍府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常挺僉

書樞密院事 丁酉奉皇太后寶上尊號曰壽和 癸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八

卯冊妃全氏為皇后 蒙古勅修曲阜孔子廟 乙巳

蒙古禁僧官侵理民訟 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

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列

碑雍司馬光於從祀雍封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

及諸生推恩有差 辛卯蒙古以趙璧為樞密副使

戊午蒙古城大都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衡多病蒙

古主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至是始聽其歸 二月己未復廣安軍詔改為西寧軍

庚申蒙古以紐祜訥哈復為平章政事阿里復為中書

右丞乙丑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

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夜即交卧第外以守

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

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

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乞文書就第呈署大小

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

己似道雖深居几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六

切事不闢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

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

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赦莫敢言

者大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

後為淮東總領財賦似道誣以貪汙安置建昌軍籍其

家蒙塗之子也丁卯蒙古改經籍所為弘文院丁

亥蒙古主如上都三月己丑蒙古復以耶律鑄為中

書左丞相安國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

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臣等蒙古人

三員惟陛下所命詔以安國為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

古漢人叅用勿令員數過多又詔宜用老成人如姚樞

等一二員同議省事丁巳蒙古左丞相耶律鑄制官

縣樂成賜名大成樂夏四月甲子蒙古新築宮城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蒙古勅上都重建孔子廟

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

愈親仍間過期弗予是更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六

嚴糾劾六月壬戌以沿江制置大使馬光祖參知政

事乙丑蒙古復以史天澤為中書左丞相呼圖塔爾

耶律鑄並降平章政事巴延降中書右丞廉希憲降中

書左丞阿里張文謙並降參知政事癸酉進封美人

楊氏為淑妃己卯知樞密院事王爚罷知慶元府

蒙古以高麗不能導使達日本詔責高麗王植仍令遣

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為期秋八月乙丑進封嗣

榮王與芮為福王主榮王祀事辛未以留夢炎為樞

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

以沿海制置使葉夢鼎為

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賈似道分任利

州路轉運使王介以言去及介死其子憩求遺澤夢鼎

與之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

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

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之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

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

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屬臨安尹洪濤求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七

六

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丁丑蒙古封皇子孚格齊

為雲南王 是月蒙古都元帥阿珠寇襄陽遂入南郡

取僂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我師邀之襄陽間

阿珠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陳牛心嶺復立虛

寨設疑火夜半我師至伏發大敗死者萬餘人

九月

壬辰蒙古作玉殿于廣寒殿中 乙未蒙古總帥汪良

臣請立寨于毋章德山控扼江南以當釣魚之衝從之

戊申蒙古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安南國王陳光暉

遣使貢於蒙古優詔答之又俾其君長來朝子弟入質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噶齊統治之 登丑蒙古主歸自上都王鴻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

遂寢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

名器輕官閨不嚴而主威褻橫思之懲已收而復出戢

疏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

名器輕官閨不嚴而主威褻橫思之懲已收而復出戢

於乞憐之卑詞縕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
卷一百四十八

七

於稽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挾拭之旨已下駁奏

未幾而捷出之徑已聞命令多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

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

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

紀綱之本母牽於私恩而廢公法母遷於邇言而亂舊

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

開太平而兆中興矣 庚辰蒙古定品官子孫廢叙格

十一月丙申故左丞相吳潛追復光祿大夫 壬戌

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南京宣

慰使劉整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

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

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

整經畧襄陽十二月丙辰以呂文煥改知襄陽府兼

京西安撫副使丁卯臺臣言叙復觀文殿學士皮龍

榮貪私傾險嘗朋附丁大全乞寢新命詔予祠祿赦

謫居興國軍謝枋得放歸田里是歲京師糴貴勒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七

三

江嘉興上戶運未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

太常寺主簿陸達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

甚於前賈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而怖死司農卿

李鏞言經界掌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

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

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

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

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

保必偏走阡陌心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算
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

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裁之圖冊使民

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

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

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

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令郡守察縣之稽

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八

三

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

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

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

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

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

執事之人皆得侵漁於耕者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

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

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初猶弛力役以誘之其

終不免於抑配嘉定以後又有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
歲幣賈似道當國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
田名為省和難以紓民力而其弊甚多其租尤重迄於
國亡遺患猶不息云

四年春正月癸巳故守合州王堅賜廟額曰報忠

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
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
之好帝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
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為己功殊失大臣
體宜錫一秩於是盧欽等相繼論列方叔昨蜀廣敗事
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詔削四秩奪觀

子蒙古建城隍廟于上都乙巳樞密使留夢炎罷知
潭州庚戌詔曰過年近臣無謂輒引去以為高勉留
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編

二十二

資治通鑑後編

二十二

臣嘗與去以為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

止李官爵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
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為先民兵次

之淮襄民兵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疑於負朕閏月戊午蒙古令益都漏籍戶四千淘金
登州栖霞縣每戶輸金歲四千三月甲寅蒙古禁民

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丁丑蒙古罷諸路女直契

丹漢人為達魯噶齊者回回輝和爾察曼唐古人仍舊

夏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為

罷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母私

止李官爵丙申右正言黃鏞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
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為先民兵次

之淮襄民兵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疑於負朕閏月戊午蒙古令元帥伯嘉努陷嘉定之五花石城

白馬三砦壬申賜禮部奏名進士陳文龍以下六百

六十四人及第出身丙子賈似道稱疾求去帝泣涕

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月辛巳詔

相易田違者以盜賣官田論 蒙古濟南人王保和以
妖言惑衆謀作亂教誅首惡五人餘勿論 甲申蒙古
阿珠言所領者蒙古軍若遇山水砦柵非漢軍不可宜
令史樞率漢軍協力征進從之 己酉蒙古封諸王錫
喇濟為河平王 秋七月癸丑蒙古置御史臺以右丞
相塔察爾為御史大夫詔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或
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母憚他人朕當爾主尋勅中書樞
密院凡有事與臺官同奏 高麗國王植遣其臣崔東
欽定四庫全書

秀詣蒙古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托多爾
往閱之就相視黑山日本道路乃命耽羅別造船百艘
以伺調用 八月乙酉蒙古程思彬以投匿名書言斥
乘輿伏誅 蒙古以劉整為都元帥與阿珠同議軍事
九月整至軍中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
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初
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
此襄陽糧道可斷也至是整亦議築白河口及鹿門山

遣使以聞許之於是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
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
假城耳裏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
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阿
珠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我軍援襄者
皆不能進 丁巳蒙古勅長春宮修金築周天大醮七
晝夜建堯廟及后土太寧宮 己丑蒙古主歸自上都
命黑達殷弘齋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遣人導送期
欽定四庫全書

於心達母致如前稽阻是日復以吏天澤為樞密副使
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皇子憲生 參知政事常挺
罷尋卒 己卯蒙古置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以參知政
事阿里行省事 庚辰蒙古以御史中丞阿里參知政
事 壬寅蒙古勅從臣錄毛詩論語孟子 乙未蒙古
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
遺失詔即以和禮哈遜圖呼喇充翰林侍制兼起居注
戊戌蒙古宮城成劉秉忠辭領中書省事許之為太